

吟

的

夜

裏

张
砥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张砥著

玲

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裏

责 编：周 红
助理编辑：傅晓红
复 审：蒙莉莉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的夜里/张砥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8
ISBN 7-203-03889-0

I. 冷…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3243 号

冷的夜里

张砥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印协实验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字数:147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ISBN 7-203-03889-0

G·1659 定价:13.80 元

目

录

万里乡关.....	(1)
冷的夜里.....	(4)
无题.....	(7)
风中之竹.....	(9)
露	(11)
春的江边	(13)
无月的夜半	(16)
北国的雨	(18)
东海月儿	(22)
虹	(24)
你好,孤独.....	(27)
云	(30)
初霜	(33)
繁星	(35)
秋天的回忆	(38)
初见黄河	(41)
晨雾	(44)
心头一念	(46)
别后	(57)

秉承宇宙之赋予	(61)
听潮	(67)
放松	(69)
永远的圣诞	(77)
包公、水灾与啤酒	(81)
疗养	(85)
处长与投降派	(89)
梅之死	(92)
新年的礼物	(96)
三晋风物	(101)
黄山随记	(109)
广州印象	(115)
山城纪事	(121)
过节	(125)
朋友	(129)
关于教育	(133)
养花和种菜	(137)
印象中的干校	(141)
初来北京	(145)

怀念大院.....	(148)
旧皮鞋.....	(154)
一元钱.....	(158)
拾麦穗的日子.....	(163)
买菜的昨日.....	(166)
背老三篇与学外语.....	(172)
奶奶.....	(176)
我的老师.....	(182)
川妹子小柳.....	(186)
流浪异域的朋友.....	(190)
忆夏老师.....	(195)
伍先生两三事.....	(199)
程东印象.....	(204)
老照片的回忆.....	(208)

万里乡关

父亲的书桌上有一枚汉白玉制成的条状纸镇，纸镇上面刻着“月是故乡明”几个草字，是老家的乡亲送来的。父亲十六岁时便离开了故土，我则一直没有回去的机会，只是总能瞥到这一枚粗糙的纸镇，平放在父亲的书桌上。

故乡的模样，永远模糊地印刻在我素洁如纸的大脑里。

故乡是农村，我应该算是农人的后代吧。稀疏旷大的原野，天边的极处痕露着淡薄的云彩，中间是疾行未歇的雁，不落在村边突兀的枝上休息吗？乡村是空寥峻拔的，不如都市里的挤迫，没有闹市的喧嚣。这里是于静中感受着动，相反于城里的闹中而取静。我便把意象中的城里的静一便赋予了故乡的村落，恐是驴唇不对马嘴，但一样生出了深厚的情感。农村生活的老乡们是否会如我一样，构想他们都市里的景象呢？雁的长翅在静止的天上偶然划动，并不稍做我想象中的停留，却费力地飞翔不出眼前其实如巴掌大的天外。纯澈而蓝透的天便为她着重地上了一抹清楚而深远的色彩。

如果田野在春日里着了飘飘欲流的绿，远延至天的边角，反而美极而近于若虚。就这么裸露着才好。如果裸露得再原

始一些，甚至于黄土厚压在脚下，长风狂荡于山口，吹出了万户萧疏，才更接近我贫瘠的故土。依然会有雁来去于天下，野兽穿没于土岗。我曾对来自老家的人们问过我祖籍的那个县，人们总会清楚地表示：噢，是逃荒出了名的地方。于是才有我祖辈的远离，永别了出没无常的兽迹，而循了雁阵的方向。但总是有许多的乡亲永远留在那里。

穿越长长的荒野，循着有些山恋的所在，闻着犬吠的踪迹，才能找到居民和村落：最为闭塞于荒野而安全的地方。四处光秃圆润的山做了简易、自然、原始的屏障。只有一条窄小而需爬坡的路径才能走进走出，径上渐渐生出了荒枯的草，经年更替着颜色。会有一条浅浅的流水盘卧环绕吗？我的家乡却从没有传来过水的讯息，只有临县从高山上流下的一条早已干涸的沙砾铺就的河床，印着车轮深刻的方向。而那河床，离了也有数十里的远近。那么家乡还有什么呢？只有一点不多的维系生命的耕地吧！

总不会有许多人远离美丽和富庶。我的故乡却永远在亲人的远离中伤怀地美丽着，她总是干裂的薄唇也不碍总有润泽的一瞬，潮土也能滋生了香气，焦黄而杂糅了水色，轻软却绵厚，滞重且安然，独怜自己的美。映入眼帘的淡绿萧萧飘飘，如农妇发上的新髻，源自自然又自然的饰缀。不再狂吠的黄狗便因此有了一刻的轻卧，在湿润的紧贴地面上的清风里曳着半圆的尾巴。泥土胚就的低矮房前篱笆盘结着风似的影子，空疏中流动着新鲜的气体，就有老人的梆子调重重地随了清楚的风色从篱笆的隙中送远，从黄的地上升起，盘旋，充塞到了很高的天宇。

到了黄土被寒暴的空气冻硬的时候，除了故乡的人们又有谁敢于这荒凉的土地上小试生存的伟大呢？风卷的沙如何摇得起除了枯草落叶的荒野。我以为你的滞重才是永恒。

该是怎样的故乡明月呀！悬挂于千里之外不曾谋面的你的后裔。故乡之月，不知我头顶上每夜的月色是否借了你的清辉映我，我只能暂用了头上的明月摇动一下我思念的情愫。落魄而无奈，孤单至病去，永远可能止歇了相思的绵薄。轻入了肌肤，充满了骨骼，沉淀在血液流动又冲不走你的地方。病真的很重了，天上孤绝冷透的月色，不知有否故乡凄楚的折射，射来一缕宁静，飘落轻轻的问候呢？我复又想起“天边可是故乡天，水中可有故乡水”的自撰歌谣。又执拗地以为这月色便是故乡之月，不需用寄托与折射，便真真的是她了。只是夜每每刺痛我的神经，永远落下了失眠的病重。

“月是故乡明”是一纸远远不再从前的药方，总能调理我混沌的思路。

那是一个十年前的雨天，有人使劲地在暮色中敲门。是故乡的亲人，送来成筐的土豆。老乡木讷地笑着，看见父亲和我便合不拢嘴巴。从那一天起，终于有了故乡的消息，似是归家而有路了。

以后至今的十余年中，故乡不断地送来硕大沙甜的土豆，沉红润沛的大枣，后来还有了合资的葵花油。以前的难以入咽的粗粮成了精致的保健上品，而且愈来愈多，包装也愈精美娇小。父亲从来是反感于收礼的，对于故乡的土产总是悉心收下，而且每饭必吃，甚至硬逼着我也吃。吃得多了反而喜爱之极，以至于咸菜、辣椒酱、酿韭花，我都坚持吃老家送来的自制产品。

便如一味味的良药，敷于伤痛的所在。终于让我日夜于纸镇前时轻松了几许。

可是我遥远而模糊的故乡，你究竟是怎样的模样？

冷的夜里

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是惹人喜爱的，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在北方恐怕更加惹人喜爱，原因也简单得很：北方的春实在太短促了。有人偏偏诅咒春，恐历来是如此的，我也做了其中之一。我的诅咒有自己简单的原因——害怕患上流行感冒。因为年年这时，我便头痛涕流，四肢乏力，要去看医生，要花上一笔报销不了的冤枉钱。诅咒之余，我便非常憎恶这春天了。

春天的暖风和畅，实在是不知养育了多少罪恶。一切害人虫、丑陋的东西便复活衍生，蚊、蝇、臭虫、蟑螂，还有让我患上流行感冒的病毒，这些都足以成为我诅咒的理由。那么冬日呢？冬日总该好些吧？谁都不会把冬日描绘成为温柔的景致。寒冷，就足够让人咒骂不绝了。不过的确少有了让人感冒的病毒以及腻人的虫儿，多少能让我有点兴奋的心情，并不会去管别人如何。

飘然而来的大雪是冬日里让人惟一慰藉的东西。冷风砭骨，天地皆白。这样的银装素裹我却仍不以为完美，尤其不喜欢踏雪而宁愿孤孤零零躺在并不温暖的家里独自害怕。不如赶紧扫去门前的积雪吧，生怕美的、丑的、真的、假的都被这刺

目白光隐去，而你独以为洁白无垠。怕如迂笨的王浩，找不到已蒙霜的赤马，等霜化去，居然会大叫一声“我马尚在”。

心存这样荒谬已极的念头，思谋许久。终于还是喜欢冷冷的夜里。

没有洒落的月光，暗淡得很，没有谁家的鸡鸣犬吠猪嚎，没有树枝颤动的咣咣响，没有母亲的催眠曲和婴儿的吟哦，一切都凋寂着，死亡一般，除了平和的血脉缓缓地流动。咚咚，咚咚，愈来愈剧烈，愈来愈汹涌，只有我听得见，这万籁俱寂的绝响。我却在这样的绝响中平静。

远处，听，轻轻的，细细的，缓缓的，有了一种异常的动静。渐渐有了些“簌簌”的声响嗡嗡入耳。愈来愈强劲、森严、沉雄，是猛恶的长风吹起，如百万甲兵，席地卷来，压迫我的血脉，似要在木窗的阻碍前突入。我默默在风的狂肆中燃起一豆烛火，烛光不屈地摇动，像我，更像是它为我壮胆，如相濡以沫的兄弟。

风吼的声响愈大，鬼魅一般，环绕于屋中且紧缚我的双耳。一阵猛烈的晃动，不屈的烛火熄灭，看不见青烟散去的沉痛。很冷。哦，我可怜的伙伴，还有如你一般可怜的我。

风发威了。撼动房屋，撼着树，撼着长空。充塞在黑暗的天宇中，将要撕碎整个宇宙。你还不满足于烛光的隐去吗？

我赶快起身，倒一杯热水，大口喝下，暖暖冰冷微颤的身子吧。我只能这样静坐着，听着，愤怒着。

猛的，一阵强烈的晃动。是谁燃起的火把，腾跃在窗外，在黑暗中却是伟大的一片。火光映出一个男孩的脸，稚嫩的样子，显示出他很小的年纪，只有愤怒，没有惶惑。

他挨户拍打邻人紧锁的屋门，带着尖脆的声音喊出他的压抑。只是夜的恶风淹没了这坚定细稚的声音。我却分明听懂了他的呐喊。

我忽有了一丝强烈的冲动推门而出，循那腾腾跃起的火光，门外还是一片黑暗。是梦幻吗？还是恶毒的长风摧折了你的火炬，吸走你的灵魂，卷走了你玉洁的躯干和终于无力的申诉？风逼我的双眼，泪水不由自主流了下来。没有答案。

依旧看不到远处。风更得意地扑打我生疼的脸颊，吹我将站立不住的躯干，泪水朦胧的双眼，你很得意吗？我偏偏不愿回到滞重的屋中。也许会患上流行感冒，甚至发烧。

迎候你吧，酸涩冷酷的长风，我陪你一程，只为证明这黑暗中不独你的存活。

向东。在这夜里的风中，走走也好。至少比春日腻人的和煦之风与冬日自以为皓洁的白雪更适合我的口味。

无 题

月亮升起的时候，寂寞危楼，最是不敢轻倚的。怕倚不住吴刚，倚不住奔月的嫦娥，倚不住心中迷朦的月色。

临江高楼，月光筛洒，清辉挂檐。你忆离人的远去，去得无声，去得无情，去得你独倚空楼，高歌不出。最怕总是孤旅天涯。你一个人，拥在月光迷朦、江水无波的夜色里。听不到昨日的琵琶声咽。也好。

春风总会吹起，在疏落肃朴的小城中，在萧瑟绵厚的故事里。夕阳还不曾落去，如诗，如血，不应算春的点缀。房檐低小，隐在江南独有的绿色里，似不敢窥人的女子，蕴藏无尽的心事，在无边的绿色，无人的街市中独思独住。夕阳的乐章掩不住岸边的江南江北。春又几度，苍天知否？

江边的废弃之木亭，孤孤零零，总为有情有思之人默然而立。你有满腔的愁思，不愿说出，怕惊起四方的春色，而悄悄饮了两盏浊酒，为自己，更为惆怅中的春色。直到夕阳落去，晚笛声起，是舟子归来的歌，将你那一缕半丝的愁怨扬起，迷漫，无限膨胀而去。

都在春来春去的江边，一切都在等待你，都在不安地孤

寂。你听，那并不为你而吹的笛声，听它的笑脸四布了溪边的亭傍。

只好于黑暗中躲入书房，昨夜。梨花疏雨，你独自听，听花开花落，听雨下又停。一夜。清润的春雨，却扰你不敢醉去，惊你不能独眠。你听不懂，淅淅沥沥，你听不懂，凡世红尘。你却依然听了下去。哪怕永无止境的一夜复一夜。

花的香气都葬在了浊泥的地上吗？她原本应驾了天上的香车而去，又总似还在，散在你的梦里。东风吹不去她，浊雨卷不走她，轻盈在凡世红尘又刻意留在俗世里。

你是否很如这宝香之气纵横？

你永不知今生应何去，也不知能否留在谁的记忆里。香飘天外，抑或飘零雨中，如何如此，亦不知为谁点缀清浊。

春风春雨，惊红落红，倾了多少欢怨。潮来潮去，月圆月缺，永育将临寒冬之劲草。

风何贤也，只凋玉树，风何恶也，亦有轻重去污泥。总是风流被吹去，一生都误。

风中之竹

风儿将临时，已能觉出凉意。天色先暗了下来，树的细枝末杈也一动不动，很有点严阵以待的味道。

站在竹林的边缘，我等着和风吹来，而不敢远望密林的深处，竹叶如剑，挥洒横出至很远的竹林以外，又全无飘零垂落之感。是胸无点尘气度清逸的老者画成。于细竹梢叶中又存了无数傲霸之气，全然失去了清高孤傲的意味。不觉中风便吹了起来，舒和又有些轻佻，拂弄我的肌肤。竹林安然飘逸，轻轻徐徐地摇动，又显露了遒劲的韧性。像与风儿唱和，琴瑟和谐，又似我的了不知趣，独立顾盼。我倒真的不敢轻捋发丝，一踏尘泥，只好痴望总关情怀的枝叶。

天上的飞鸟总在这样的风中高低盘桓，少有嘶鸣，也不似我这般独自安静，如同河心的小舟，起伏飘荡，不知所之，或者知其所之又不能及。有意无意间舟子抚桨，急急的摇摆，很似不愿任其飘去，无奈竟如飘絮，重极若轻，失了感觉。鸟儿该是如此失了闲情逸致吗？细细看去，又以为不妥，如若飞到竹叶尖利的边缘，而你又能留住这瞬间的景致，抹去周围一切的驳杂，又该是怎样的理解？是孤独与无奈者最后的对话，还是生

命于远离寂寥中的回应。

风儿许不同，继续自己的缓缓掠过，是大有深意吧。需细细地斟酌，品味，就会有异样的味道。

理解不了这小巧景致的时候，急得头脑截去一刻的情丝，风儿便总是轻轻吹在我等候她的竹林边，凉意轻搅起无限生机，只如母亲的手，说着些什么，片言只语。又撩拨刻意超然的竹枝，引出些响动，笑它无尽的可怜。

每一次当风儿细语，我总自以为听得懂些旷远的雅意，偏激地理解成自己原也不确定的言语，消遣的很，但止于自己的大脑。

每到这时，禁不住想轻啸几声，以为附和，却又讨厌竹林的招摇不定，不合我的胃口，还一意地做霸。只好默默于心，含笑负手，多多的轻吁几声，排些浊气，化成讥讽的态度。可以算做来而有往了。

风儿去时隐隐约约，在我的似痴似眠需独静时，不愿扰人的思虑。鸟儿也去了，竹林寂静，枝叶依如利器刺着四周的空气，感觉自己的伟岸，或以为凡世太过俗气，不解其中的蕴涵，但它终于只好孤独。

将暗的黄昏又暖了些，不是为我，也并不为其他什么。

便静静的再孤单一会儿好了，就算再没有风儿相伴，就算尚有凶恶如剑的竹叶在侧，做一回勇敢且耐得委屈的英雄。

露

夏日难有酣睡，尤其是在南方。夜半的时候我才在蚊虫与热汗中眠去，不一会儿功夫就觉燥热，只好强自醒来，无奈地望着亮堂堂的窗口。睡到这样的结果就只好起床，信步踱到不远处有些荒凉的河边，多少能散去些晨来的闷气。

浅草依高树，有晨鸟回环低飞，河边终究略有些潮凉。水面不甚清爽，乌乌漫漫环覆了一层似将散去的雾气，薄薄的轻曳，又不能形容为絮，想象不出更好的比喻，却也不碍我的闲情逸致，我也不会恼飞鸟叽喳欢声搅了这一点少有的清心寡欲，最好同享吧。

河边的草密密丛丛，自在而生，不吝生命的短长，大约只愿清静无为，覆一片泥土，缀一弯河畔，便足矣。又如谦谦君子的儒雅，不饰蓬杂的边幅，隐在无人注意又普普通通的地方，不曾有离去的想象。

绿草之上又有珠水晶莹。晨露，便是这潮气凝成吧？自然的古怪变幻也不放过你这一丝的气息。将你作为装点别人的一笔，可于任何境界。

是上天怜你这斑驳的丛草，为你轻画了这一点薄唇，抑或